

至善境界

趙雨宏

悲伤的叹息如烟云飘漾

欢乐的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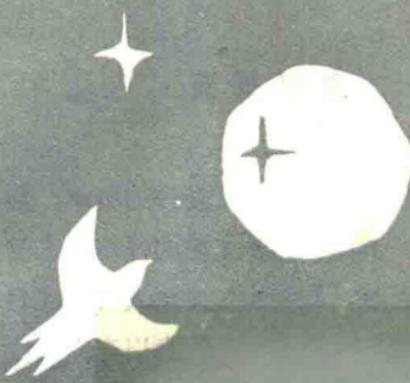
涌泉一般流淌

它足以淹没一切空洞的

巢穴



J26
154



至善境界

赵丽宏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陈先法

至善境界

赵丽宏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铜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9 插页 4 字数 148,000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5321-1145-8/I·863 定价：7.6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者近年散文新作的集萃，共六十二篇。其中有品味人生的佳作，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均被构筑成耐人寻味的短文；有咏叹艺术的美文，作者以充满个性和感情色彩的文笔，对形形色色的艺术妙境作了别具一格的探寻和描绘；也有作者出访归来的新作，陌生的异域风情，在他的笔下流光溢彩，令人神往。

这本散文集，保持了作者真挚清丽的文风，作品的题材和意境则更为丰富开阔，显示出浓厚的文化底蕴，是一本耐读的书。

自序

所谓的“至善境界”，是现实生活中大概永远也不会有，这只是一个向往，一种期冀，一种美丽的幻想。人类社会中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用线和尺，还有金钱丈量的世界，一个是用心和想象去感受的世界。也就是我们已经说俗了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我想，在今天，人类的“至善境界”大概只能是在这第二个世界里。

我曾经以《至善境界》为题，写过一篇散文，并不是描绘什么神奇的梦幻，而是写对一些美妙艺术的感受。艺术为乏味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丰富动人的声音和色彩，在这些声音和色彩中流连忘返是很自然的事情。一位外国的文学家这么说：“艺术是一座文字的圣殿，而绘画、雕塑和音乐只不过是其门窗的装饰。它们的华美借助于明亮的光线，它们的作用仅

在于标志这座建筑的用途。”这样夸大文学的作用而贬低艺术的魅力，我以为没有多少道理。文字为读者提供的天地是有限的，它们将情景规定得十分具体，你只能在它限定的区域中走动。而有些艺术，譬如音乐，它们展现的世界要广阔得多，丰繁得多，而且你不必拘泥于作品所提示的内容，完全可以由着你自己的思想和情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展开想象的翅膀，在变化起伏的美妙旋律中作渺无际涯的漫游。能使人走向遥远，使人产生无穷遐想的艺术，才是好的艺术，文学当然也一样。我那篇以《至善境界》为题的散文，写的是听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时产生的感想，音乐使我感受到了生活中很多无法寻求到的境界，使我的梦幻成真，尽管这只是一个瞬间的感觉，但这样的感觉是多么美妙。

前年在圣彼得堡，我曾走进亚力山大涅夫斯基公墓，在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墓前停留。这两位都是我熟悉并且喜欢的俄罗斯文学艺术大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墓前，我想起了他小说中形形色色的故事和人物，想起了他小说中那种沉重而博繁的氛围。而在柴可夫斯基墓前，我心里回荡的却是美妙的旋律。前者具体形象，后者朦胧飘忽，然而这两者都能使人怦然心动，使人的感情产生悠远的共鸣。我想，以独特的方式传达了人类真情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都能历久而不衰，拥有

长远的生命力。这样的境界令人神往。

这本书中，除了一小部分前些年的旧作，大多是我近一二年中写的散文。用一句套话来说，这是我的“最新成果”。关于如何写散文的话，我已经一句话也不想多说了。因为这些年来，写散文的人越来越多，可供读者选择的散文集也越来越多，散文使文学亲近了生活，也使很多人亲近了文学，并逐渐消除了人们心目中对文学的神秘感。这是令人欣慰的。我已经出过十多本散文集，当然不想在文章中重复自己。至于是不是写出了一点新鲜的东西，这大概只能由读者来说。以《至善境界》为书名，决不是说自己的文字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也许还差得很远。我不过是以此表达心中的一种愿望。不管这愿望和现实的距离是多么遥远，有愿望，总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谢谢所有读我的书的朋友们！

1993年10月14日于四步斋

• 目 录 •

自序	1
音乐	1
看高跷	6
大自然的恩赐	10
至善境界	14
望月	19
我和《飞鸟集》	24
窗	27
我的坐骑	31
童年笨事	35
挣脱死神	43
站起来,父亲!	46
死,是可以议论的	49
别了,钢琴	53
阴影	61
卖残忍	65
同情	68
墙的碎片	72

说猴	74
鳜鱼	77
约翰·艾斯佩先生	81
陶痴	84
香山路梧桐	89
莲花山观石	93
永远的故居	99
江畔神话	104
白夜	107
游墓园	114
诗人之死	120
温暖的烛光	132
生命融化在这里	140
雨中皇村	143
郁金香	147
在教堂的阴影里	151
我曾经向布谷鸟发问	154
沉默的司机	157
冬宫	160
红场	164
乌克兰人	167
巴比亚厄	177
基辅情景	180

《岛人笔记》跋	186
《赵丽宏散文诗选》跋	189
诗·油灯·音乐	191
《中国的形象》序	195
《爱之初》跋	197
《大陆抒情散文选》序	199
水晶的折光	202
诚实的挚爱	206
湖山丝竹	210
生命的交响诗	214
真情·哲理	218
心画	222
读《雪庐》	226
平淡和深挚	233
画个杂色细胞出来	238
黑暗中的花	241
殊途同归	244
紫韵	247
品画三题	251
说吃	260
关于书的闲话	264
读稿小札	268

音 乐

深夜，无月，无风。带木栅栏的小窗外，合欢树高大的树冠犹如张开着巨臂的人影，纹丝不动，贴在墨一般深蓝的天幕上。一颗黯淡的星星孤独地挂在树梢，像凝固在黑色人影上的一粒冰珠，冷峻而肃穆。

静。静得使人想到死亡。思绪的河流也因之枯涸，没有涟漪，没有飞溅的水花，没有鱼儿轻盈的穿梭……只有自己沉闷的呼吸，沉闷得像岩石，像龟裂的土地，像无法推动的铁门。难熬的寂静。

这时，突然有一种极轻微的声音从远处飘来，仿佛有一个小提琴手将弓轻轻地落到E弦上，又轻轻地拉了一下。这过程是那么短促，我还没有来得及品味其中的韵律，声音已经在夜空里消失。世界复又静寂。在我的小草屋里，这响动却留下了回声，一

遍又一遍，娓缓沉着地回荡着，回荡成一段优美的旋律，优美中蕴涵着淡淡的忧伤，也流淌着梦幻一般的欣喜。眼前恍惚有形象出现——一个黑衣少女，伫立在月光下拉一把金黄色的小提琴，曲子是即兴的，纤手操持着轻巧的弓，在四根银弦上自由自在地跳跃滑行，音符奇妙地从弓弦下飘起来，变成一阵晶莹的旋风，先是绕着少女打转，少女黑色的长裙在旋风中翩然起舞，旋风缓缓移动，所达之处，一片星光闪烁。渐渐地，我也在这旋风的笼罩之中了。我仿佛走进了一个辉煌的音乐厅，无数熟悉的旋律在我耳畔光芒四射地响起来，钢琴沉静地弹着巴赫，长笛优雅地吹着莫扎特，交响乐队大气磅礴地合奏着贝多芬……也有洞箫和琵琶，娓娓地叙说着古老的中国故事……

终于，一切都消失了，万籁俱寂，只剩下我坐在木窗底下发呆。窗外，合欢树的黑影被镀上了一层亮晶晶的银边——月亮已经悄悄升起。

以上的经验，距今已有二十年，那时我孤身一人住在荒僻乡野的一间小草屋里，度过了无数寂静的长夜。静夜中突然出现的那种声音，其实是附近的人家在开门，破旧的木门被拉动时，门臼常常发出尖利的摩擦声，从远处听起来，这尖利的声音便显得悠扬而奇妙，使我生出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门臼的转动和美妙的音乐，两者毫不相干，把它们联系在一

起，似乎很荒唐，然而却又是那么自然。一次又一次，我独自沉浸在对音乐的回忆中，这种回忆如同灿烂的星光洒进我灰暗的生活，使我在坎坷和泥泞中依然感受到做一个人的高尚和珍贵。

是的，如果要我感谢什么人，而且只能感谢一次，那么，我想把这一次感谢奉献给那些为人类创造出美妙音乐的人。倘若没有音乐，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沉闷可怕。我曾经请一位作曲家对音乐下一个定义，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道：“什么是真正的音乐？音乐是人类的爱和智慧的升华，是人类对理想的憧憬和呼唤。”他的回答使我沉思了很久。这回答当然不错，可是用这样的定义来解释其他的艺术，譬如绘画和舞蹈，似乎也未尝不可。而音乐毕竟不同于其他艺术。音乐把人类复杂微妙的感情和曲折丰富经验化成了无形的音符，在冥冥之中回响，它们抚摸、叩动、撞击甚至撕扯着你的灵魂，使浮躁的心灵恢复宁静，使干涸的心田变得湿润，也可以让平静的心灵掀起奇妙的波澜。音乐对听者毫无要求，它们只是在空间鸣响，而你却可以使这鸣响变为翅膀，安插到你自己的心头，然后展翅翱翔，飞向你所向往的境界……而其他艺术，则难以达到这样的境界。音乐是自由的，又是无所不在的。有什么记忆能比对音乐的记忆更为深刻，更为恒久呢？这种记忆不会因岁月的消逝而失去它应有的色彩。当你被孤寂笼罩

的时候，能够打开这记忆的库藏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你有没有这样一个音乐的库藏呢？如果有，那么你或许会理解，一扇木门的响动，怎么会变成优美的小提琴独奏。你的生活中曾经有过美妙的音乐，你的心曾经为美妙的音乐而震颤陶醉，那么，这些曾使你动情的旋律便会融化在你的灵魂里。一个浸透了动人音乐的灵魂是不会被空虚吞噬的。

我想起了最近欣赏的一场交响音乐会。指挥这场音乐会的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一位周游列国、载誉归来的指挥家。这是一位个子矮小，性格文静的中年人，当他站到庞大的乐队前面，不慌不忙地举起指挥棒时，像一个骄傲而威严的大将军面对着他的千军万马。

乐队演奏的是瓦格纳的歌剧《唐豪赛》序曲。小小指挥棒挑出了惊天动地的音响。我在音乐中闭上眼睛，想透过轰鸣的旋律寻找《唐豪赛》中的人物，然而我失败了。我的眼前既未走来朝圣的信徒，也没有舞出妩媚妖娆的仙姑，那位在盛宴上放歌豪饮的英雄更是无影无踪。我在音乐中感觉到的是毫不相干的一种景象。

似乎又走到了二十年前我常常走的一道高耸的江堤上。灰色的浓云低低地压在我的头顶，眼前是浩瀚无际的长江入海口。浑黄的江水在云天下起伏翻滚，发出低沉的咆哮，巨大的浪头互相推挤着，成

群结队向我扑来。巨浪一个接一个轰然打到堤壁上，又被撞成水花和白雾，飞飘到空中，飞溅到我的身上。我的整个身心逐渐湿润了，清凉了，郁积在心底的忧愁和烦闷在轰鸣的涛声中化成了轻烟，化成了白色的鸥鸟，振抖着翅膀翔舞在水天之间。浓重的铅云开裂了，露出了隙缝，一道阳光从隙缝中射进来，射在起伏的水面，浪波又把阳光反映到空中。我是在一片光明的包围之中了……

1989年春

看 高 跳

长长的木棍从脚掌上延长出来，成为一只只奇怪的脚。数十条木脚有力地在水泥地上蹦跳，发出一阵阵浊重沉闷的声响，使人想起古时战场上的马蹄和鼓声。被木脚扬起的灰尘在阳光下弥漫飘动，为这种怀古的联想制造出浓浓的气氛。

木脚上站着的，是一群剽悍的北方大汉。在铿锵的锣鼓伴奏下，十几个人踩着高跷，高人几头，雄赳赳地一齐走过来，那是怎样一种气势。这些北方大汉们身穿古装，脸上涂着重重的油彩。此刻，他们是古代的文官武将、绿林好汉，也是落泊秀才、纨绔弟子、渔夫、牧童、农家女……每个人都扮演着一个角色，扮演者以各种不同的动作表现人物的性格，然而我感觉到的只是一种夸张的粗犷和雄健。

这是在今年春天的龙华庙会上看表演。踩高跷

的艺人们来自天津，故称津门高跷，又称北派高跷。和从前见到的南方高跷相比，这北派高跷处处显露出刚武之气。脚上绑着长长的木棍，行走便已不易，却还要翻跳腾越，做出许多即使不踩高跷也很难完成的动作。看这种表演，远观和近看感觉不同。远观能看到他们的英武、潇洒，甚至会觉得他们体态轻捷，矫如飞燕。近看则不然，每次当那两根木棍载着百十来斤的躯体从空中重重地叩到地上时，一颗心总是如被人揪紧了一般，紧张得不敢正眼看，唯恐那木棍折裂，更担心和木棍绑在一起的腿脚会被折断。表演者大多神态严肃，脸上的汗珠和油彩混和在一起，使人感受到他们的辛苦和内心的紧张。

在一段集体表演之后，艺人们一个个轮番出场，各自在高跷上展示绝技，其中有将帅的威武，骑手的骁勇，书生的飘逸，也有女子的扭捏和泼辣。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位捕鱼的老渔夫和一位扑蝶的浪子。

老渔夫踩着高跷颤颤巍巍，似乎随时会跌倒，却总是倒不下来。他徒手做出种种划船、撒网的动作，很夸张，也很传神。为了追捕一条小鱼，渔夫在场内跌打翻滚，忙得不亦乐乎，使人深感这打鱼生涯的艰辛。最后终于捕到了那条四处逃窜的小鱼，渔夫欣喜若狂，跪在地下仰天歌笑，虽然无声，却极有感染力。令人心颤的是结尾——收网一看，鱼儿已无影无踪。渔夫心神黯然，精疲力竭，伏倒在地上久久不